

沪语讲堂

突破上海话传承个瓶颈

——上海话前世今生之十三

文 / 钱乃荣

上海原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过去外来人口甚至超过本地居民几倍,但是上海话辣辣上海传承搭发展得邪气好。当年上海话是哪能传下去个呢?刚来个第一代外地人多数讲家乡话,因为年龄关系要学上海话也勿会学得老好。但是伊拉个下一代,辣小学里向下课辰光自然会跟了本地小囡学会一口老标准个上海话,小人自有天生学语言个能力,会学得既快又准,变成了讲上海话个上海人。

对于当地人来讲,母语方言本来是勿需要学个,是小囡跟了母亲自然会讲个最流畅个第一语言。但是现在哪能会得倒转来学上海话甯能吃力呢?

上海70后、80后(前期)个人,现在尽管辣工作辰光讲普通话个场合多了,但是伊拉普通话、上海话依然讲得交关好,原因是伊拉从小辣辣幼儿园、中小学里下课个辰光是顺其自然通用上海话

个。11岁之前学会了上海话,只要有场合用,是勿会退化个。

当今上海话发生严重个传承危机,主要是观念浪出现了差错,前头有段辰光大力推广普通话个同时,有点人拿普通话搭方言个关系错看成是“一个要长,一个就要消”个对立关系,要辣全国统一语言,就要辣学校里关脱方言,乃末辣90年代初开始采用了交关强制措施勿准下课讲方言,上海话辣少年儿童当中从进幼儿园开始就勿能顺其自然使用了,掰个是造成90后、00后大多数学生勿会讲上海话个根本原因。而假使20岁以下个大多数青少年勿讲某个方言,掰个方言也就濒危了,大人讲得再好也呒没用。

事实浪,语言多元、文化多元是人类生活个正常形态,也是一个世界性大都市应具有个基本品性,普通话搭方言应该是互补双

赢和谐相处个关系,人民群众中个生动口语是全国通用语个活水源头。

过去有点人认为只要辣屋里向爷娘搭小囡讲方言,方言就能够学会传承了,其实勿然。现在事实证明,即使屋里两代人伕搭第三代讲上海话,小人从学闲话起使用了,一到幼儿园辣只有普通话个环境里,勿到一个月,上海话伕统统忘记勿会讲了。

各地个事实伕证明:单靠家庭里两代长辈搭孩子讲方言,小人同辈间互相交际辰光勿讲,大多数人是勿会习得方言个,因为语言本质上是一个交际工具,同龄人之间个讲话环境更重要,伊拉勿天天互相交流,哪能自动积累词汇量学会一种语言呢!

事实也证明,我国有不少至今下课可自由讲方言个城市,尽管外来人口也很多,并勿存在方

言衰微个危机。

所以,阿拉一直辣辣提出要采取措施突破方言传承个瓶颈。前年由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领衔苏州等地一些语言学家辣香港,明确提出应该“上课说普通话,下课说方言”,使孩子辣学语言个关键年龄阶段既学好普通话也讲好母语方言。上海语委也根据国家语委个要求,明确了“推广普通话、传承上海话”两件工作要做,而且已辣20个幼儿园试点辣非知识正课里推行讲学上海话,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

今年6月5日辣苏州,中国政府搭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共同举办了全球近百个国家搭地区400余名代表参加世界语言大会,刘丹青所长明确说:“要有自觉的理念来保护方言”,“学会方言,同龄人的交流是主要的”,“要放宽校园里说方言的限制”,“应该鼓励孩

子学好方言,没有必要去限制”。

单靠上课教小学生学上海话,勿拨小学生自由交际,是学勿会上海话个。关键是顺其自然让伊拉拿从家里学得个上海话自然带进幼儿园小学讲。下课通行上海话,新上海人个孩子会极快自然跟上去学会一口上海话个。伊拉也应该有互相交际家乡方言个天地。

是时候了,突破上海话传承个瓶颈!阿拉希望校长教师家长一道消除思想障碍,辣中小学里下课私域辰光里让学生自然带进上海话和其他母语方言来,再加上短期个修补调整,如辣非主课浪教教方言,愿语言多元个方针尽快得到全面落实。上海话重新兴盛将会辣辣凝聚上海人民个心力,辣上海城市经济文化迈开新步伐中发挥勿可估量个作用。

沪语童谣

阿拉叫阿华

创作/王森

阿拉小名叫阿华,上海闲话从小学——一岁结巴两岁熟,三岁像只小八哥,四岁五岁会说唱,六岁登台演节目:刮辣松脆《金陵塔》,演完趟趟要谢幕,老爹阿奶呵呵笑,弟弟妹妹笑呵呵,爷叔阿姨穷拍手,大家心里乐开花。

远开一点

恶客

文 / 彭瑞高

有个词,乡下上海话和城里上海话都在用,还用得很广泛、很长久。这就是“恶客”。

有人说:“恶客”不就是“促客”吗?(有些人写为“促狭”)。其实不对,这两个词形容程度不一样。这里且不提。

“恶客”是什么意思呢?普通话里能跟它对应的,只有“刻薄”一词最为贴近;“尖刻”似也可以;“刻毒”就过分了些;而“尖酸”又犹嫌不足。所以咀嚼“恶客”这个词,可体味上海话的细腻、绵密、意味深长。

“恶客”看字面就有些狰狞,用上海话读起来,更是恶狠狠的。这样想来,还是以“刻薄”对应它最好,因为“刻薄”读起来,也有这样的韵味。

“恶客”是个蛮厉害的贬义词。背后阴损人家、作弄人家、给人家小鞋穿,都属于“恶客”。所以,谁要是被人家骂为“恶客鬼”,那就完结了,只有说话做人很恶劣的人,才担得起这个骂名。

但“恶客”也是一个多义词,有时甚至含有褒义,这就很奇怪了。上海人形容幽默、机智、大胆,有时也会用“恶客”。比如——“父亲凶儿子:‘不许抽烟!’儿子一笑,指着父亲的烟,说:‘你手里是什么?’”这时说儿子“恶客”,就含有“以机智难住对方”的褒义了。滑稽戏《72家房客》里,小市民与伪警察周旋,有些话讲得很“恶客”,常常博得满堂笑声。

上海话还有“恶里恶客”的讲法,这是“恶客”一词的衍化,跟“促里促客”一样。上海市民性深处,对这类词是偏爱的。

老里八早

一分洋钿喫大菜

文 / 郑菁深

想起小辰光个零食真是多得勿得了,啥个盐浸花菜咖喱菜、桃板杏脯,啥个话梅盐浸枣、白糖梅子山楂片,等等,等等,倂是一分两分孩童个闲食。我清清爽爽记得,我屋里马路对面弄堂口有个小贩,支起一只打开个木箱子,里面倂是一摊摊零食。小贩是个胡子拉茬个小老头(其实或许勿老),静静个坐辣海,也勿叫喊。只要天勿落雨,伊总是勿声勿响个坐拉,偶尔从口袋里摸出存下个半支烟,点上火,呆呆个抽着。迭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个小风景,现在辣末生头想起来真有点感慨,日脚过得真是快。

讲到零食,我还想起一个叫卖零食个小贩,就是“一分洋钿喫大菜”。迭个是小贩推仔四只轮盘个小车子,上面摆着一只烧旺个煤球炉,炉子上一只大砂锅,里面放着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个肺头、夹干之类个猪下水(迭个辰光猪肺、夹肝一般人家是勿喫个,像鸡鸭肚肠一样,只是辣饮食店用来做鸡鸭血



画 / 桑麟康

汤),锅里汤汁烧得红腻腻个。大多数是下半日,小贩个车子穿街过巷,一边高声叫着:“一分洋钿喫大菜——”声音中浓浓个肉香辣小贩身后散溢开来,倒是蛮诱人脾胃个。掰歇辰光两三个男小囡禁勿起肉香个诱惑,跟辣

小推车后头,从裤袋里摸出一分两分,嘴巴里叫着:来,喫大菜。乃末小贩停下来,用竹签挑起一块肺头或者夹肝,交到小囡手里。有个小囡一口放进嘴里大嚼,油水从嘴角流下来,滴辣衣裳浪,用袖子管揩揩:“好喫,鲜

得来——”;有个勿舍得一口报销,咬一口嗒嗒滋味。小囡红扑扑个面孔笑得像一朵花。凭良心讲,当年也呒没人讲迭个是勿卫生个。物事汰得清爽,水烧得开,想来事体勿大。

老底仔小囡袋袋里向铜钿勿多,喫根棒冰四分算是奢侈哉,非到大热天爷娘才舍得买根棒冰拨小囡喫,更勤想经常喫生梨、苹果、香蕉了。所以一分两分个闲食最多,除了上面讲个还有糖果蜜饯,啥个香草橄榄、敲扁橄榄、咸橄榄等等。不过“一分洋钿喫大菜”拨我印象顶深,老实讲我是否喫过,因为年代忒长远,实在记勿得了。总而言之,埃歇辰光个小街弄堂里个零食数勿胜数,赤豆糖粥、油煎臭豆腐干、炒白果、油豆腐线粉汤、奶油白糖鸡蛋片、珍珠米【玉米】、沙角菱——掰些小贩老老实实、兢兢业业,赚个倂是辛苦钿,叫人感动。当然,“一分洋钿喫大菜”,也许能够看见、想起个老上海勿多,讲出来拨大家凑凑趣。

闲话闲画

咯咯鸡和鸭里里

文 / 阿仁

回去养养吧。我是40后,我妹妹是50后,阿拉就是掰样子辣自家个阳台上养过一趟小鸡。上海闲话里,小鸡个爱称为咯咯鸡,小鸭个爱称为鸭里里。当然,掰个是小朋友闲话,大人只有辣逗小囡开心个辰光才会甯能样讲个。小鸡很快就退了绒毛,变成了赤膊鸡。上海人把长发头里、勿勿小个大小人称作为赤膊鸡,掰个当然是有点嘲弄个意思。赤膊鸡变成了小公鸡、小母鸡。大人就会出来宣布养鸡节目结束。伊拉是心肠硬、手条子辣,把小公鸡推出斩首烧成了童子鸡汤。我和妹妹与咯咯鸡们朝夕相处,一把米、一口水把伊拉抚养成鸡个。含着眼泪看大人吃鸡喝汤,心中憋满怨恨。小母鸡个活命法宝只有一条,葛就是赶快每天生出一只蛋来。能刀

下留鸡个只能是生蛋鸡。一旦伊变成了赖孵鸡生勿出新蛋了,伊个寿数也就到顶了。

我个女儿是70后,城市管理开始走上正规。前弄堂、后弄堂都贴满市容规则:“城市内勿准养鸡鸭!”为了讨小囡欢心个养鸡养鸭活动几乎成了地下工作。里弄里检查得紧,就拿鸡鸭转移到外公屋里。最后个办法只好送鸡鸭下乡,让伊拉到川沙个亲戚伊面去,算是回归了自然。上海个80后、90后几乎都呒没辣屋里向养过咯咯鸡、鸭里里个经历。城市辣进步。现在上海人又养狗养猫。前几天,我辣茅台路浪看见一个老伯伯牵一条大狗,后面跟一条小狗。再后面追随



着一大一小两只鸭子。伊拉辣散步。两只鸭子聪明,目勿斜视个跟牢主人开步,训练得像马戏团演员一样。

马路浪个人看热闹,啧啧称奇。“老爷叔依有本事,还敢养两只鸭子?”“大鸭四岁了。小鸭勿足半岁。伊拉是我个宠物。洋老虫、蛇虫百脚现在都是宠物,为啥我个鸭里里勿算呢?”老伯伯领仔伊个宝贝扬长而去。噱头!天下无奇勿有。